



清宮二年記

(不准轉載)

冷汰 同譯
貽先



前數年西人勃蘭德及白克好司二氏 Messrs. Bland and Backhouse 會著一書。名曰慈禧太后之中國。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名傳一時。後讀辜鴻銘君著論。極稱裕庚之女德菱(譯音)所著『宮中二年記』之善。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By Princess Der Ling. 因購讀之。其中所載。一得之身歷目睹之餘。日常瑣碎。纖悉必錄。宮闈情景。歷歷如繪。不獨閱之極饒趣味。而隱微之中。亦可以規廢興之故焉。至於一支一節。足備掌故之資者。更復不鮮。間嘗竊嘆昔在帝制之世。宮府隔絕。吾民之視皇宮。若瑤池瓊島之可望而不可即。雖或傳聞一二。亦惴惴而莫得其真。今得是書。一旦盡披露於前。不亦快歟。爰每日口譯千餘字。歷二月而成書。不用文言。恐失其真也。余既譯是書已。復將譯勃氏之著。以質於世。與之相印發焉。陳貽先識

第一章

24097
余父任巴黎欽使。四年期滿。聖眷歸國。從者參贊大臣海陸

軍人員隨員通譯並諸人之家屬僕人等。共五十五人。由巴黎動身。乘安南船。於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二號到上海。船抵岸時。大雨滂沱。行李頗多。照料甚難。諸人皆無可恃者。諸惟余母親一人是賴。余母乃最有經驗幹練之人也。船抵法界黃浦灘。上海道上海縣以及諸官員人等。皆公服迎接。上海道謂余父已豫備天后宮為駐節之所。余父辭之云。在香港已電密采里飯店。留房數間。招呼一切矣。蓋余父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出使日本時。曾住天后宮一次。知彼處情形。故不願再住。天后宮房屋本不甚壞。因年久未修。遂破陋不堪。中國風俗。凡大官經過某地。其地方官必為辦差。事事供給。而余父每婉言卻之。余等到密采里飯店。知北京已來兩電。催余父速去。但此時天津尚未開凍。船不能行。由秦皇島雖亦可行。而迂曲頗苦。余父既老且病。不能離醫生一步。故覆電俟北河開凍。當搭第一次輪船北上。余等於二月二十二號。由上海起程。於二十六號到天津。津海關道。及他官員。亦在岸邊迎接。一如到上海時。中國禮制。凡大官出使歸國。須先請聖安。此時袁世凱任

24098

直隸總督。派一差官來。云已預備。余父乃著禮服。朝珠花翎。立太后皇帝牌位。上書萬歲萬歲萬歲。總督袁世凱及他官員

約英畝十畝。華畝六畝。由此屋到彼屋。皆循廊而行。有中國式花園。有池。有橋。池中有荷。有魚。沿池有垂柳。有極繁茂之花。有幽徑。余等動身往法國時。為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六月。滿園之花盛開。

先到。袁世凱立於案左。其他官員分兩行侍立。余父到時。跪於案前。說阿哈請聖安。說畢。起立。問聖躬安康。袁世凱答云皆好。此禮遂畢。余等在天津就擱三日。於二十九號到京。余父病益加甚。請假調理四月。蒙旨允許。余家所建之屋。已於一千九百年拳匪之亂焚燬無餘。約計損失十萬餘金。此屋乃某公爵舊邸。余父購得。重加修葺。遂變為極佳之西式住屋。雖形勢不能改易。而陳設煥然一新。惟僅住四月之久。遂赴巴黎使任。殊可惜也。此屋有小房十六間。正樓屋一重。共一百七十五間。有極大之院。



裕庚之女德菱本書之著者

余父為官。不能經營產業。中國風俗。凡入仕途。即當以國事為念。不可顧及一家一身。凡私家之損失。惟有默默而已。一千九百零三年三月初間。慶王與振貝子來拜。云太后欲召見余

來觀者莫不贊美。此屋既燬。余等在天津。不知到京後。住在何處。余父電京中友人代覓一屋。亦甚可住。為李鴻章與列國簽辛丑條約之所。其後李鴻章即捐館於此。中國人迷信鬼神。僉以為不祥。莫肯移住。李故後。第一家搬入。即余家也。余家住此。甚順利。毫無意外之事。然前屋之損失。遂永遠不能恢復。因

母及余姊妹。明晨六鐘。須往頤和園。聽候召見。余母云。我等出洋多年。穿慣西服。無合式滿服可穿。慶王云。已將此情奏明太后。太后有旨。不必定穿旗服。甚願汝等著西衣入見。可以考究西俗也。余姊妹二人。心中躊躇。著何種衣服最好。余妹選一淺藍剪絨衣。以彼最喜此色也。余母常使余姊妹二人。著同色之衣。自幼以至於今皆然。余此時選一紅色剪絨衣。以爲可以悅太后之意也。商量許久。乃定。余配以紅色美麗之帽。飾以翠羽。鞋襪亦選同色者。余母著一極美之海綠色長衣。鑲以淡紫色之邊。戴深紫色大冠。插以雪白之羽毛。由余家到頤和園。約三十六華里。坐轎而行。夜間三鐘。即收拾一切。預備明晨六鐘抵宮。余等初聞慶王之言。頗爲喫驚。繼思余以前之光陰。多消磨於外洋。已見所未見。此時可以瞻仰宮中景象。亦一最好機會。頗遂余之初願也。惟余父未將余姊妹二人之名。報告於內務府。故太后至今。始知余父有子女也。余父云。不願矣。凡旗人生女。至十四歲。皆有挑選妃嬪之望。西太后即咸豐帝選中之妃也。而余父之意。則與他人不同。夜間三鐘。坐四人轎。有轎夫兩班更換。三乘轎共二十四人。轎前有領班轎夫一人。前有頂馬一人。後跟馬二人。尚有轎班騾車一輛。余等上下共四十五人。馬九匹。車三輛。余坐轎中。黑暗無所見。但聞轎夫喝道聲。馬蹄得得聲。此路甚遠。故到宮後。頗覺疲憊。

第二章

余等到城門時。已行一半之路。城門洞開。余甚異之。因各門每晚七鐘即閉。非大事不啟也。問城守。乃知上官吩咐。伺候余等出城者。官員分兩行侍立。轎行過。皆一齊行禮。出城。天仍未明。余因思已往之事。而今日尤爲奇特。不知太后爲人何如。見余等亦不知愛憎何如。聞有留余等在宮中之意。余思果然。則當設法勸太后回心轉意。使中國變法自強。余思至此。頗爲愉快。當盡余之心力而爲之。余發此願心時。遠見一縷紅光。現於天際。逆料天氣今日必佳。無何。天大明。可辨物。漸入佳境。見紅牆圍繞。隨山升降。即頤和園外牆也。遠望殿閣之頂。皆黃綠色亮瓦。曉日照之。絢爛瑰瑋。復經寺塔數處。到海淀。聞人云。相離已不甚遠。不過四里耳。余聞之甚喜。因余想恐永不能到也。海淀地方甚好。皆有樓之磚屋。外觀潔淨。羣兒出觀。內有一兒呼云。這些太太。到園子裏去。將來都是要做皇后的。其言殊可笑。過海淀。行不久。見一美麗之牌樓。雕刻工細。離園門百碼。頤和園有三門。中間大門。非太后出入不啟。余等之轎。停左門之外。門外廣約五百碼。有兵房二。爲禁衛軍駐紮之所。余轎到時。有一班人呼曰。已經到了。余等落轎。有四等太監二人。五品翎頂。帶領小太監十人。持黃絲籠。置於轎上。此乃太后所賜也。約長十尺。高二尺。二太監持之。乃石黃色幃幙。此四等太監二人。極恭敬。

24100 立於門側。請余等進去。進門。見一廣院。鋪以白石。約方三百步。有極多之小花台。有古松。上掛鳥籠甚多。當面又有三門。乃紅色之磚牆。左右一排矮屋。各二十間。即軍機各大臣預備召見之處。院中著禮服者甚衆。太監導余等至矮屋中間一室。約方二十步。陳黑色之棹椅。紅色鋪墊。廳上掛以絲簾。候五分鐘時。來一服飾美麗之太監。說太后有諭。命請裕太同等到東邊宮內等候。說畢。導余等之太監跪下答曰是。凡太后有旨。皆跪下如親見太后也。余等隨太監入左門。後有一院。仁壽殿在其北。旁屋皆寬廣。太監導余等入東邊室內。陳設烏木極細雕花棹椅。鋪墊係寶藍光緞。四壁亦然。室內掛鐘甚多。余數之。共十四座。樣式無一同者。不久。二宮眷來云。太后正在裝飾。汝等在此稍候一刻。所云一刻。實二鐘半時也。余等亦不性急。時時有太監來。送牛奶。及各種食品。約二十餘種。皆太后所賜。又賜余等每人一金戒指。鑲以大圓真珠。不久。李蓮英至。著禮服。二品紅頂孔雀翎。太監中戴孔雀翎者。僅李蓮英一人也。人雖老醜。而排場甚好。告訴余等。太后一刻就召見。又賜玉戒指各一。余等受之驚喜。以爲尙未入見。而賜如許珍物。則太后之慈愛可知也。李蓮英去後。有二宮眷來。乃慶王之女。問太監云。他們會說中國話嗎。余聞之暗笑。余先開口答云。我們雖會說外國話。本國話也會說。二人聞之驚異。說。哦。好怪。他們說話跟我們一樣。不料宮中有此不知世情之人。然亦難怪。彼等皆未求學問知識也。彼等忽云。太

后候余等入見。余等隨之而行。經過三院。至一大殿。雄闊壯麗。廊簷掛牛角燈。上罩紅絲。下垂紅縑。綴以美玉。有稍小之屋二間。連於正殿。椽楣皆雕刻極工。紅燈懸正室門前。見一婦人。服飾與慶王之女相同。惟頭上多一鳳。與余等拉手。態度極佳。雖歐洲最上等之樣式。亦不能過。後問知卽皇后也。皇后說太后叫我接你們。皇后貌雖不甚美。行動溫雅中禮。神態甜靜。令人生愛。忽聞殿內大聲呼云。告訴他們就進來。余等入內見太后。時太后著美麗之黃緞衣。繡粉紅大牡丹花。珠寶滿頭。左邊垂一珠絡。中間粉紅牡丹。全爲寶石配成。項下著一披肩。形似魚網。爲三千五百顆真珠編成。粒粒大如黃鳥之卵。既圓且光。復有美玉纓絡。手上有一副珠鐲。一副玉鐲。右手第三指五指。單金護指。約長三寸。左手兩指。單玉護指。亦長三寸。復戴寶石戒指數個。鞋上亦有珠絡。鑲以各色寶石。太后見余等至。卽起立。與余等拉手。面帶可愛之笑容。甚異。余等知宮禮也。謂余母曰。裕太太。我稀罕。你怎麼撫養你的女兒成人。他們雖出洋多年。說話跟我們一樣。怎麼能教這樣。余母答云。他的父親。管教甚嚴。先教他們念中國書。太后復說。我甚喜他的父親。教訓他們好。待他們這樣用心。說畢。攜余手細看。親余之兩頰。笑謂余母曰。我喜歡你的姑娘。要他在我跟前。余等聞之甚喜。卽謝太后之慈愛。太后問巴黎衣飾甚詳。說喜歡你們常穿西服。我在宮裏。總難看見的。太后最喜路易十五式之高後跟鞋樣。余等與太后說話時。見一人遠

立。太后云。我引你們見皇帝。你們喊他萬歲爺。喊我老祖宗。皇帝與余等拉手。面極羞澀。身長約五尺六七寸。面容瘦削。大口白齒。高準黑睛。光而有神。容貌清剛。余見皇帝。若有憂者。此時雖含笑容。然余知其心也。此時李蓮英跪於石上。說轎已備好。太后命余等同至朝堂。步行約二分鐘。太后召見軍機大臣各部尚書之處也。太后之做轎。太監八人抬之。皆穿禮服。李蓮英扶轎行其左。尚有一二等太監扶轎行其右。轎前有五品太監四人。轎後有六品太監十二人。各人手中持衣鞋手巾梳子刷子香粉各式鏡子香鑪銀硃筆墨黃紙旱煙水煙等物。最後一人。持黃緞椅子。尚有阿媽二人。宮女四人。亦各持物件。此一羣之人。余見之甚覺有趣。皇帝行於轎右。皇后行於轎左。其餘宮眷亦行於轎左。朝堂約長二百尺。寬一百五十尺。偏左置一長案。鋪黃色緞。太后下轎後。即入殿中。登寶座。皇帝坐於左邊之一座上。各大臣皆跪於桌前。面向太后。殿後若暖閣者。約二十尺長。十八尺寬。周以雕刻之欄。約高二尺。有二門。可容一人出入。登階六級。即至此處。後面有小屏風。太后寶座之後。有雕刻最美之屏風。長二十尺。高十尺。為余生平所僅見也。暖閣雕刻鳳穿牡丹花樣。全殿木料。皆似烏木。寶座兩旁。有鑿二柄。乃孔雀毛所製。殿內一切鋪飾。皆黃剪絨為之。太后登位後。命余等同皇后及宮眷俟於屏後。余等立

第三章

此口為余永不能忘者。以余在宮眷內。為一奇異之人。彼等見余自外國歸。受外國教育。知外國之風俗。而余遂為諸人問話之的。余乃知諸人。亦與他國婦人相同。皆好奇愛說閒話也。慶王之第四女四格格。為一年輕寡婦。像貌甚美。謂余曰。你是在外國生長受教的嗎。我聽見人說。凡有到外國。喝過外國水的。不久就把中國忘了。你的外國話。是學會的。是喝水後就會的。余答曰。我在巴黎。會着你的哥哥載振。到英國賀英王愛德華第七加冕。那時我父親也接有請帖。本要同去。因雲南交涉事。沒有去成。四格格說英國有皇帝嗎。我心裏以為我們太后。是世界上的女主。四格格之姊。為皇后弟妻。極慧靜。旁立而笑。其後問答許久。皇后最後言曰。你怎麼這樣糊塗。我知道一國有一主。有些國是共和國呢。美國就是共和國。與我國極親睦。但現在到美國去的。都是平民。他們國裏。以為我國人都像那樣。我想不好。教我們滿州貴族也到美國一游。他們纔曉得上等人是不同的。皇后告余。彼甚研究各國歷史。為外間翻譯之本。言之娓娓可聽。早朝後。太后呼余等同往戲園聽戲。太后云。今日天氣甚佳。我們步行去罷。太后在前。余等隨後。稍離不遠。規矩應如是也。沿路太后指示各地各物為己所愛者。因命余等上前。傍太后而行。後余乃知為格外優異之事。不輕為之也。太后所愛。如花木犬馬等物。有一犬。

24102 爲太后所最愛者。行動皆隨。太后名之曰海瀨。行未久。經過一大院。入沿山之游廊。逶迤而行。卽至戲場。戲臺建於大院之中。三面皆可觀覽。有樓五層。前面空場。其上之第三層臺。

高十尺。與戲臺平行。前面一排大玻璃牕。夏日移去。易以淡藍紗格。兩間可坐。右一間乃太后休息臥室。臨窗一長匱。坐臥皆可隨意。太后帶余等入此屋內。後知太后喜坐此間。稍倦即可睡也。太后能於鑼鼓喧天之時。酣眠不醒。讀者必知中國戲園中。頗難引入睡神也。戲開場。第一齣爲蟠桃會。一切佈景。皆暗合西法。與外間絕不相同。余不料太后有此思想也。扮戲佈景。皆太監爲之。余更不料太監有此藝能也。戲中時時用幕以分戲情。太后從未看外國戲。何以暗合如此。太后愛讀宗教書及小說。常自排戲。以此爲能。余等在旁侍立。聽太后說話。太后問余懂戲中情節否。余說懂得。太后甚喜。太后說我與你們談話很樂。忘了吩咐備飯。你們定餓了。在外國有中國東西喫嗎。想家不想。我要在外洋這些時。一定想家。你們在外國多年。不是你們的過錯。我並不後悔。因你很難幫我。也叫外國人知道。我滿洲婦人。也能說外國話。太后說話時。余見太監料理三大棹。鋪白臺布。院中有太監持食盒。盒上黃色。中



爲佈景之用。第一臺爲平常之式。第二層臺如廟寺。以備演神鬼之劇。爲太后所最喜者。兩旁一帶。皆平房。房外有廊。爲王公大臣賞聽戲之處。戲臺正對。有房三間。乃太后聽戲之處。

是我差你父親到法國去。監料理三大棹。鋪白臺布。院中有太監持食盒。盒上黃色。中

可置四小碗。二大碗。棹排好後。太監列爲二行。至一小門。傳遞食品。門口有衣冠清潔者四人。接碗。置於棹上。太后喫飯。不拘一處。游行某處。卽在某處傳餐。盛菜之碗。皆黃底綠龍。或壽字。蓋爲銀製。余數之。約一百五十品。排列成長式。大碗小碟。相間行列。有二宮眷提黃色提盒。余甚驚異。以宮眷而司此賤役。不知將來余等亦當此差否。置二几於太后左右。陳精細果盤。皆糖蓮子瓜子核桃等各種乾鮮果品。太后云。我甚喜歡喫這些東西。比肉還愛。又云。你們不要客氣。余等謝太后食之。太后食糖食頗多。食畢。二宮眷持去。太后云。我常常以剩下的給他們喫。一太監送茶。赤金茶蓋。白玉杯托。一太監捧一銀茶盤。置白玉杯二。一盛金銀花。一盛玫瑰花。旁有金筋一副。太監跪下。太后揭開金茶蓋。檢金銀花少許於茶內。太后云。我很愛花。其味極好。你們嘗嘗我的茶。你們喜不喜歡這味。卽命太監取茶。太后檢少許金銀花於內。余飲之。果覺香冽。

第四章

飲茶後。太后命隨到外間。已排設停當。余思太后已食甚多。糖食。不知尙能喫飯否。太后命將蓋子揭去。坐於上座。命余等立於下面。太后云。平常聽戲。皇帝與我同餐。今日你們初來。他害羞。你們同我喫罷。我願皇帝不久就與你們渾熟。余等聞太后此言。知爲莫大體面。遂叩頭謝恩。余等初次叩頭。

頗覺累人不便。久之。始稍慣習。太后又命太監拿碟子銀筋銀匙。置余等面前。謂余母曰。我不願你們站立喫飯。但此禮乃祖宗定下。我不能改。就是皇后。在我面前。也不能坐食。若叫外國人聽見。一定說是野蠻。所以我不願外國人知道我宮中的事。牛肉爲宮廷所禁。因爲耕田之獸。菜最多者。爲豬肉羊肉鷄鴨菜蔬等。今日所食。豬肉約有十種。肉丸有二種。一白一紅。紅色乃醬油烹製。味甚美。此外尙有竹笋炒肉絲。櫻桃燒肉。葱熘肉片之類。葱熘肉片。太后喜食。余嘗之。亦適口。有雞蛋餅香肉。白菜煨肉。蘿蔔煨肉。鷄鴨魚類。亦有數種。中間一大蒸盆。爲清湯魚翅。蒸鷄鴨。魚翅在中國爲一貴品。又有鍋燒鷄鴨。鷄絲上覆以松柏之枝。取其清香也。太后復喜食燒烤。滿俗不甚食米飯。常喫麵食。麵亦有數種。炕餅蒸餅椒鹽餅甜餅。樣式各別。有龍形蝴蝶形花形。或其中有肉餡者。又有醬數種。太后最愛食之。又有綠豆糕花生糕帶甜湯。太后雖命余帶量食之。然余不能多食。以常常留心太后談話也。粥亦有數種。有大米小米等。太后命余食後。必須將粥喫完。余等食畢。太后起說。你們進裏間。好讓皇后及宮妃喫飯。他們常喫我剩下的。余等隨太后入內。余立於門邊。見皇后及宮妃進來。圍桌而立。喫飯毫無聲息。太后從未命彼等坐食也。余等喫飯。臺上仍在演戲。但無蟠桃會之有趣。太后坐長匠上。太監捧茶。太后命倒茶給予等。閱者當知太后待余等如此優異。余心何等快樂耶。中國視君主如神聖。君主之言。卽爲法律。

24104

見君主不敢抬頭。以為恭敬。余思今日所遇。實破常例也。余往時聞太后脾氣極大。今余親見太后。實甚和藹。待余等如此之好。與余等說話。如慈母之語子女。余想傳聞不盡可信。太后實為世界上最慈愛仁厚之婦人也。太后休息片時。說你們可回家了。時已不早。太后賞八盒食物。果子餅餌之類。謂余母曰。回家去告裕庚。把病養好。可服我所差御醫的藥。好好靜養。把這八盒東西帶給他喫。余想父親自法歸國。病至今未愈。恐不能喫此等雜食。然父親必感太后之恩也。太后賞賜各物。余等復叩頭謝恩。余等回家時。太后謂余母曰。我很愛你的女兒。想你們到宮裏來。做我的宮眷。余等聞太后之言。復叩頭而謝。太后問余等幾時來宮。來時只帶衣服用物。此外我替你們佈置。又引余等至樂壽宮。此宮建於湖濱。太后所住也。看書休息。皆在其中。與至則游湖中。宮內臥室數處。隨太后之意。無一定宿處也。旁有屋三間。在太后所住宮之右。太后云。你們來宮。即可住此處。余等起行。與太后皇后及宮眷等告別。人雖疲倦而心中甚樂。以今日所遇。為今生所僅有也。余等到家。已有太監數人等候。頗以為怪。太監出太后所賜宮緞。每人四疋。此次之賞。送在家內。將太后所賜之緞。供於桌上。朝上叩頭。請太監歸奏太后。說余等受太后許多珍賜。心中感激。不可言狀。每太監給銀十兩。例應如此。後知太后每有賞賜於人。太監返命。必詳問受者。如何謝恩。給太監何物。太后亦准太監收之。太后又問太監余家之狀況。余等對於太后。

果愛戴否。此等太監。最喜傳話。余等入宮後。太監告余。太后前日說余等之話。余母因父病。本不願入宮。又不敢違太后之意。故余等三日後。即移入宮。第一日甚忙。先詣太后處謝賞。太后云。我今日有事。俄國公使夫人渤蘭康入見。帶俄皇俄后全家相片。送給我的。太后問余能說俄國話否。余答不會。但俄人大半皆會法語。太后聞之。甚喜。願一宮眷云。為什麼你說會說俄國話。我總可以查出。此人誑言。故太后嘉余不欺也。此宮眷不久撵出。今日宮中又有戲。因太后之姪德裕定親。循滿洲貴族定親例。有福晉二人先往女家。新婦合目。盤膝坐於床上。二人入新人房中。以如意置諸衣上。復以小荷包二箇。掛於新人鈕扣之上。每荷包內置金錢一枚。又以金戒指二。戴新人手指。上刻大喜二字。行禮時。甚覺靜穆。禮畢。報於太后知道。

第五章

今日俄公使夫人入見。先無人告知。余即奏太后。應換衣服以便接待。因宮中無地氈。長衣拂地。不久即壞。而太監等。又時時踏余之長裙。余遂改服簡短之衣。今接待俄使夫人。故須更易也。太后聞余等換衣。說你們為什麼要換衣裳。我看這衣裳比先好看。我常笑外國服制。何必要拖長。跟尾巴一樣。余尚未答。太后又說。長衣拖地。想比短衣尊重些。此話對嗎。余等答曰是。太后云。你們去換罷。換你們頂好的衣裳。即刻

招待。引之入仁壽殿。太后坐於寶座。皇帝坐於太后之左。余站立於右。為太后繙譯。太后穿黃緞衣。繡蜀葵壽字。鑲以金邊。頭上有巨珠如卵。手上有金鐲戒指金護指等。所梳之頭。

宮之外院等候。由余妹夫人。十一鐘到宮。在現在時時添製。渤蘭康夫人。十一鐘到宮。在我不信西人有中國富足。我看他們戴珠寶不多。有人告訴我。世界君主。沒有比我珠寶多的。我現在時時添製。渤蘭康夫人。十一鐘到宮。在

就來。余等換衣時。太后差太監來看。問換好否。故其忙碌。太后見余等。說你們三個人好像仙子着宮服似的。又問你們走路時。用手牽衣而行。不覺累嗎。衣裳是很好看的。但我不喜歡衣裳拖長。一點意思沒有。西人看見你們穿西服。不知怎麼猜想我的用意。我想他們不大願意。我要你們穿西服。要叫外國人知道。我在外國服制上。也很考校。我沒有看見外國婦人穿衣像你們三個人美的。我不信西人有中國富足。我看他們戴珠寶不多。有人告訴我。世界君主。沒有比我珠寶多的。我現在時時添製。渤蘭康夫人。十一鐘到宮。在



影攝之袍龍黃著后太禧慈清

后分咐將桌子鋪設。要看余等坐席。鋪設果然好看。器件又極精緻。每座一桃式銀碟。中盛杏仁及瓜子。筷子之外。尚有刀叉。太后皇帝。從不與客同席。故此陪俄使夫人。為福晉及

與平時相同。余妹引俄使夫人入殿。余領至太后前。太后與之拉手。俄使夫人呈像片。太后說謝俄皇俄后的盛意。措詞極好。余即翻成法語。太后命引見皇帝。余引至座前。皇帝起立拉手。問俄皇安好。禮畢。太后下座。帶俄公使夫人入太后宮內。太后請其坐下。約談十分鐘。太后復命引見皇后。滿俗姑媳之禮最嚴。朝見時。皇后坐於屏後。見過。即導往席間。席為滿式。與漢制不同。漢俗置菜於桌上。隨意食之。滿式與歐式略同。每人每份。太后以為此式最好。不但清潔。且省時也。宮中菜肴。既精且潔。而款待外人。尤為加意。有魚翅燕窩等貴品。太

24106 宮眷等。酒席將半。一太監來。說太后叫余即刻去。余想必有事做錯。或者太監傳言謬誤。宮中常有此事也。及余至。見太后笑容滿面。告余渤蘭康夫人很體面有禮。外國婦人來宮的不

少。從沒有像俄使夫人的。就是有些貴婦來宮。樣子都不好。我不好說他。又云。他們說中國人不懂事。所以看輕我們。我冷眼看來。他們自命爲文明的。我也看見了。我想他們所說的野蠻。比他們似乎文明些。禮節也好些。太后對於外人來宮者。無論其態度若何。皆善待之。及去後。太后乃評論何人好。何人不好。皆甚確當。說畢。給一碧綠翡翠。命余帶與俄使夫人。夫人起受。云欲往謝太后。余復引入太后宮中。席畢。渤蘭康夫人告余。蒙太后之優待。十分感激。即起行。余等送至殿前。登輿而去。太后定下一例。凡客去後。招呼人必到太后處報告一切。余想太后亦喜閒談。與平常婦女同也。太后問渤蘭康夫人說些什麼。我給的翡翠。他喜歡不喜歡。喫的菜好不好。余一一答之。太后復贊余繙譯甚好。云我從沒有一人像你今日替我繙譯的。我雖不懂外國話。看你說得很熟。你怎麼學的。我總不願你離開。有時外人帶繙譯來。說話都不甚懂。只好猜他的意思。惟有康格夫人所帶的繙譯更難懂。我喜歡你。要你隨我一生。我給你定一親事。此時不告訴你。太后之言。極寵愛余。但親事一層。頗使余爲難。最不合余之意也。後余告於母親。母親云。若太后再提及。汝可辭之。余等言畢。太后云。你們回房去罷。今天起得早。事做得多。我今天不要你們。

回房去歇歇罷。余等請晚安後。即歸房。

第六章

余等所住之屋。爲五開間。余母子三人。合住三間。餘一間與僕婦住。太后又派一太監來。太監云。另派小太監四人伺候。如不聽調度。可告訴我。自言姓李。但宮中太監姓李者甚多。頗難辨也。太監指右邊之房謂余曰。這就是太后的宮。就是我們來的地方。余想相離如此之近。何以走許久始到。問太監以故。太監說這五間房。在皇帝宮左邊。太后叫把過道隔斷。這個緣故。我不能說。你看這房朝湖。其實應該朝東。余云。面湖風景絕佳。我甚喜歡。太監笑而言曰。你過些時。知道些典故。才曉得這是個奇地方呢。余甚詫太監之言。不欲再問。太監又說皇帝的宮。就在這五間房後邊。其大與太后宮相仿。余顧而望之。即見皇帝宮院之樹。出於屋簷之上。太監又指一處。在皇帝宮之後而稍小。亦有一大院。說這是皇后宮。左邊是瑾妃住室。皇帝與皇后二宮。本可通連。但老佛爺隔斷後。皇帝與皇后不能通問。必要經過太后處。纔能到呢。余思此乃太后監察皇帝皇后之嚴法。可謂新聞矣。余恐此太監愈說愈奇。遂託疲乏入房。太監乃去。余入房。見房中陳設。皆烏木桌椅。上鋪紅緞被墊。牕有紅紗簾。甚精潔。窗下有匣。前面有穴。冬寒可以生火。白日則置紈几。夜則收去。不久。太監送飯來。置於外間桌上。云太后叫送來的。叫你們隨意吃吃。余等疲倦。

不能多食。正欲就寢。李太監又至。云明日五鐘即起。不可稍遲。余屬太監五鐘時可擊余牕。余等上床。談今日之事。甚覺新奇也。將睡熟。不久即聞擊牕聲。余驚醒問何事。太監說已五鐘了。余起。開窗視之。天將明。紅光照於湖上。湖波如鏡。遠望山花燦爛。即太后之牡丹山也。種牡丹滿山。不知其幾何本。真奇觀也。余收拾好。往太后宮中。見皇后已候坐於廊上。余請早安。瑾妃亦在。余已受吩咐。不必與之行禮。以非體面人也。其餘尚有多人。皆余未見者。皇后爲余介紹。皆滿大員之女。有絕美者。皇后告余此十人。從不許到太后面前。彼等皆入宮學習者。余見彼等皆穿旗衣。極華麗。與之略談。即隨皇后入內。遇四格格及一年輕寡婦。年二十四歲。乃太后姪婦袁大奶奶。兩人做事甚忙。皇后告余入太后寢宮侍候太后穿衣。余進內。請太后早安。說老祖宗吉祥。太后尚未起牀。笑謂余曰。你們睡得好嗎。余答曰。都好。余想睡熟不過一鐘時耳。余等初入宮。不能習慣。頗覺疲乏。太后問余等喫過早餐否。余答尚未。太后罵李太監不豫備早餐。又謂余曰。你們不要做客。想什麼就要什麼。太后起來。先穿白絲襪。以絲帶繫之膝間。太后着衣而睡。已成習慣。但每日更換。穿一淡紅汗衫。質輕軟無比。加一短綢袍。周身竹葉花。太后早起。穿淺後跟鞋。故不穿長袍。穿衣畢。至牕前長桌邊坐下。桌上置各種梳具。太后洗臉梳髮時。謂余曰。我嫌太監僕婢等不乾淨。總不許他們收拾牀鋪。所以都叫宮眷做。當時余姊妹二人立於側。

太后望余等言曰。你們不要想宮眷做這下賤事。你們要曉得我是老年人。譬如你們的老祖母。你們替我做一點事。總不要緊。到你們該班時。可以督率他們做。不必自己動手。又謂余曰。德菱。你於我很有益處。我叫你做我的頭等宮眷。不必多做事。只外國人朝見時。做我的繙譯。我並要你替我管珠寶。不要你做粗事。龍菱。你可檢能做的做。你們二人外。尚有四格格及袁大奶奶。你們四個人。一齊做事。不必與他們客氣。如有事。可徑告訴我。余聞此言。心中雖喜。然照例須先辭謝。余即謝太后之恩。說我才短。不敢當此重任。請派一平常差事給我。我當學習。盡忠於老祖宗。太后不俟余說畢。笑而言曰。不要說罷。不要說這些話了。你太謙恭了。也太聰明了。我甚希奇。你出洋這些年。這些小小禮節都曉得。真是一個完全小旗下姑娘。太后愛說玩笑話。喜調笑人。又謂余曰。你且試試看。如真不能當。再叫人代你。余受此差。走到牀邊。看他們鋪牀。此余職分中事也。太后起牀後。將被褥交太監。晾於院中。用刷刷牀。鋪以氈子。加黃緞褥三條。各色絲被單數條。上又鋪黃被單。爲金龍藍雲頭花樣。枕頭甚多。極美觀。太后常用一枕。中實以茶葉。因茶葉可以養目也。又有一奇樣枕頭。約長十二寸。中有一穴。約三寸方。中盛以乾花。聞睡時枕之。可以聽聲。余想有人到牀前。太后必知之也。黃被單上。爲各色被六條。有紫藍淺紅綠色各種。鋪疊甚高。懸綉帳鑲花。牀之雕刻亦美。牀上掛數紗袋。盛香料。香味太濃。初聞之頭暈。

24108

久乃習之。太后喜麝香。時時用之。十五分鐘時。牀已鋪好。回視太后。正在梳頭。余立於旁。看太監梳之。太后雖老。尙有美麗之長髮。軟如剪絨。黑似烏鴉。太后先將髮理在中間。耳後梳燕尾甚低。又以後股刷上。挽一結。以兩大針貫於結中。梳頭後。乃洗面。有各種香水香皂。洗面後以軟巾擦之。拍以花露蜜。又拍以甚濃之淡紅香粉。太后粧畢。回顧余曰。我這樣年紀。梳頭這樣細緻。你們不要希奇嗎。我喜歡打扮自己。又喜歡看別人打扮。有好看的姑娘。打扮得好。我心裏快活。我打扮了。覺得年輕些。余云。我看太后很年輕。很體面。我們雖年輕。都比不上太后。太后喜歡恭維。聞余言頗喜。此日余極留心。何者爲太后所喜。何者爲太后所不喜。皆一一記之。太后引余至一屋內。爲太后藏珠寶之處。三面木架。由上至下。中間置一排檀木拜盒。盡儲珠寶。盒上有黃紙條。上書各種名目。太后指右邊一排。謂余曰。這裏頭都是我天天用的。你要好好看守。其餘是有大事時所用。此房內共三千箱。尙有藏在別處的。皆不在內。他日有暇。再引你看。我甚可惜你不識中國字。不能寫。不然。我給你一張單子。叫你藏了。余甚驚異。不知何人告訴太后。說余不識中國字。余欲知此人。又不敢問。云我雖未用苦功。讀了些時中國書。略能看書寫字。太后給一單子。我試認認看。太后聞余言甚異。說奇怪。你頭天來。有人告訴我。你不識中國字。我現不記何人所說。太后說畢。周屋而視。余想太后必知此人。特不欲使余知耳。太后又

說。今天晚上有功夫。我把單子給你。你把上層架上第五號盒子拿來。余取下。擱於桌上。太后開一小盒。中有極好看之牡丹花。爲珊瑚及各種寶石所製。花瓣與真花無異。太后戴於右邊頭上。又開一盒。取出一蝴蝶。此爲太后自出新樣。以珊瑚及寶石製成。花葉花瓣之末。有小眼。以銅絲連之。其餘兩盒內。爲各種手鐲及戒指。有金鐲一副。中鑲大圓珠。又有鑲寶石者。垂小金鍊。寶石墜子。尙有二盒。爲珠纓絡。極可愛。太后取一梅花式者。其式中間一大珠。周圍五粒稍小之珠。成一梅花式。又連一大珠。其下復爲梅花式。如是拖之極長。太后掛於衣鈕扣上。此時有一宮眷入。持衣數件。請太后選擇。太后看後。說都不合意。命再往取。余視之。顏色花樣。皆極鮮豔。無何。宮眷又送來數件。太后選一海綠色周身白鶴者。穿上。照於鏡中。將頭上蝴蝶取下。云、你看我這小事。都要過細。這個蝴蝶。顏色太綠。與衣不稱。把這個擱進去。在三十五號箱內取一珠仙鶴來。余又至儲珠寶室內。可巧遇見三十五號。拿下。遞與太后。太后開箱。取出一珠白鶴。鶴頂以珊瑚爲之。鶴身以珠嵌於銀製之仙鶴式上。不細看。不能見其底也。做工極細。太后插上。果然配色。格外鮮明。又檢一淺紫色坎肩。亦是白鶴花樣。至手巾鞋子皆同。太后打扮完。余細看之。如一仙鶴太太也。不久。皇帝來。着禮服。衣冠與外間官員略同。惟帽上無頂。無花翎。跪下。說親爸爸吉祥。皇帝及余等皆呼太后以男稱。因太后喜爲男子。命如是稱呼也。余不知見皇帝。

亞力山大之與大鳥競

五十故事

東吳舊孫

應行禮否。以未受太后吩咐。頗猶疑不決。余思禮多。總無錯處。俟皇帝與太后稍離開時行之。因照規矩。不能在太后面前與人行禮也。不一刻。皇帝走出。余隨之。正行禮時。太后亦出。望余一眼。神氣異於平常。若大不以爲然者。但亦不言。余此時甚覺不安。然余猶以爲多禮。總無錯處也。余又進室內。見一小太監拿數黃金。置於左邊桌上。太后坐於大椅內。名爲小寶座。太監由盒內取出黃紙封。呈於太后。太后以象牙裁紙刀開封閱之。此即各部及各省所上之封奏也。皇帝復入。立於桌邊。太后看完一件。即遞與皇帝。余此時立太后椅後。見皇帝不久即一一看畢。仍擱於盒內。此時房內。毫無聲響。靜穆之至。封奏看完。李蓮英來。跪下。說椅轎備好。太后起行。余等隨之。余扶太后下階。太后上轎。皇帝皇后及余等皆隨。一路與前所述相同。太后升寶座。余等仍候於屏後。余欲知早朝之情形。不知太后與大臣所說何事。而宮眷等總不離余之左

右。俟諸人與吾妹談話時。余溜至門角坐下。細聽。頭一段因諸人耳語。聽不真切。余於屏隙雕刻處窺之。見太后與一將軍問答。又見軍機班入。慶王領首。太后與慶王說放缺事。有一名單。遞與太后。太后看完後。隨說數人。慶王又說。單外有數人。較單上所開。尤爲相宜。太后說既然如此。就照你的辦罷。太后又問皇帝曰。你看怎麼樣。皇帝答曰是。早朝畢。諸大臣皆退。余等出屏。迎太后。太后說。要疏散疏散。宮女以一鏡擱於桌上。太后取下重首飾。便裝。余想如此極舒服。不意太后又要重換。余於太后所攜首飾盒內。取出珠花數枝。遞於太后。自插頭上。又檢一蜻蜓戴於左。太后說。我極愛這些小花。我除下重首飾。愛戴這些東西。余看太后極細緻。不知除下之花。擱放何處。盒子又未帶來。因余不知早朝後。又要換首飾也。正爲難時。而太監攜一盒來。余如釋重負。即將首飾安放原處。

(未完)

不能相下。而稱王號以自娛。雄才大略。臣妾同種異種之人。而一統希臘者。有亞力山大帝焉。帝自負甚高。睥睨一世。世微論識與不識。亦莫不崇拜之。此固英雄應享之權利。亦無足